
ICANN78 | AGM —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联合会议
汉堡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 — 11:30 至 12:30

未知发言人：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请所有小组成员自报姓名并以合理语速发言。这场讨论只在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成员之间进行。因此，我们不会有听众提问环节。现在交给你，马修·希尔斯 (Matthew)。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 NCSG（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联合会议。我们的会议桌都坐满了。太棒了。现在交给崔普缇 (Tripti)，她会做一些开场说明，然后我们就开始。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谢谢你，马修。我们很高兴与 NCSG 会面。这是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这将是一次良好的、健康的交流，因此感谢大家提问。马修，现在交给你主持对话。

马修·希尔斯： 谢谢，崔普缇。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首先讨论我们向 NCSG 提出的问题，然后再讨论 NCSG 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把你们的问题放在后面，抱歉。现在交给你了，加尔夫 (Julf)。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加尔夫·赫尔辛吉斯

(JULF HELSINGIUS):

在我们讨论问题之前，我要感谢崔普缇，还要特别感谢马修，感谢他帮助主持会议并与我们会面。谢谢。我们在董事会第 14 号席位的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流程，对此我向马修表示歉意。和 ICANN 的许多事情一样，当你想要取得良好结果并达成共识时，需要的时间会超过预期。幸运的是，这些流程确实有效。我们最终确实达成了共识，但花费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马修·希尔斯:

加尔夫，我想说非常感谢你，无论流程如何，与 NCSG 合作都是非常愉快的。谢谢。好的，我们先讨论向 NCSG 提出的问题，该问题与我们目前与社群正在进行的流程非常一致，即制定 2026 至 2030 财年的下一个战略规划。顺便说一句，如果有机会，我鼓励大家参加有关战略规划的公开社群会议，并在会上献言献策。我们向 NCSG 提出的问题如下。展望未来三到五年，ICANN 和 ICANN 生态系统应在 2026 至 2030 财年战略规划中解决哪些关键战略问题？为什么？谢谢。

加尔夫·赫尔辛吉斯:

谢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尝试了与整个社群一起思考，思考真正的挑战是什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答案，但我们思考了这些问题，并且想与董事会分享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担忧。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 ICANN 和 GNSO 的历史等主题。回顾 ICANN 创立之初，当时我们所处的领域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各国政府还不太清楚该如何处理互联网这个奇怪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引起注意。大公司主要只是提供连接等等。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ICANN 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各国政府开始积极关注内容监

管等问题，另一方面，各国政府是否应该真正接管 ICANN 的角色，例如联合国。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许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公司正在真正接管互联网的主要部分，并且实际上不再关心开放标准，而是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专有宇宙。因此，我们尝试思考在这个新宇宙中保持相关性所面临的挑战，虽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事情。

马修·希尔斯：

谢谢，加尔夫。有董事会成员想参与讨论这个返回给我们的问题吗？我们被问到，在加尔夫刚才所说的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中，ICANN 如何在这个新世界中定位自己？在战略上。在战略上。我不清楚。我的意思是，我很乐意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好的。那么我就不重复刚才开场时说过的话了，也就是鼓励大家参与。我们当前的战略规划显然即将结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考我们在下一个时期将要研究、工作和发展的环境。我建议我们甚至可以超越下一个战略规划来看待这个问题，将视野放宽到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我认为考虑这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创新空间，我们有新的命名系统和替代域名系统。我们有一个政府环境空间，可以针对我们面临的监管问题采取新的方法。我们在多边层面有一个国际政府间流程，它也可能塑造我们未来的世界。所以，我认为有多个方面。还有其他关键问题，你们也提到了其中之一，那就是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环境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研究的要素，但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希望大家为下一个战略规划献言献策的真正目的。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其他董事会成员也能参与其中，或者莎莉 (Sally) 和崔普缇也能发表一些想法。

崔普缇·辛哈：

谢谢你，马修。看看未来 5 到 10 年可能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因素，并根据 ICANN 的职权缩小其范围，即作为唯一标识符系统的管理者，这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正如马修刚才所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命名系统，但我们不仅仅是命名唯一标识符系统，这将受到怎样的影响？该标识符系统将会不断发展，以适应多种语言。因此，我认为这些因素需要纳入下一个战略规划。而且，大家知道，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政府就开始拥有所有权，对吗？这都是关于主权的。这是一项战略资产。互联网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战略资产。那么，他们会如何对待这个资源、这个资产呢？我们必须确保无论出台什么法律法规，都不会破坏这一技术基础设施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能参与其中，以便我们能够制定出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计划，至少能保持到下一个生命周期，也就是 5 到 10 年之后。我认为威胁范围也将继续发展和变化。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接受这些想法。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崔普缇。我知道马腾 (Maarten) 和宏安 (Edmon) 想要发表意见，加尔夫，如果你能对你听到的内容进行任何补充，那也很好。那么，马腾。哦，还有吉姆 (Jim)。马腾，请先发言。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好的，谢谢。显然，崔普缇说我们也将召开 IGF（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也是确保这一点得到更广泛理解并确保我们掌握情况的关键时刻。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并思考未来时，有两个要素。一是战争。过去有战争。现在有战争，将来也会有战争。这将影响未来世界互动的方式。那么，我们该如何行动呢？就生态进步而言，很显

然，我们所处的世界尚未燃烧，但已经接近了。如何负责任地处理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大趋势几乎影响着我们所做的一切。现在，我们不是为了打仗，也不是要全凭自己的力量改善世界，但这是我们需要理解和反思的背景。正如崔普缙所说，我们百分之百地清楚，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我们的使命上，因为如果我们超出了使命，就可能就无法达成目标，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使命。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宏安，然后是吉姆。

钟宏安 (EDMON CHUNG)：

好的，我想在崔普缙所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一下，我想知道，你所说的专有系统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大型社交媒体吗？你说的是元宇宙吗？你说的是替代域名系统还是所有这些系统？因为那些是...好的，这很有用。我认为根据崔普缙所说，这些绝对是我们...至少董事会已经确定了即将到来的一些挑战。但如何进一步梳理这个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战略对策是什么，我想我们希望社群能听取更多信息。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我想谈谈一件特别事项，在我们沿着技术道路走下去时，我们面临的战略问题是域名空间扩展。要注意的是，其中有几个方面对我们 ICANN 确实很重要。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替代域名空间的日益增多。我们称它们为替代，因为我们是 DNS（域名系统）。这就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对吗？我们有一个单一全球互联网模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而现在有看起来像 DNS 名称的其

他名称来源。它们对我们有影响。它们会影响...造成混淆。它们对用户体验有影响。它们对我们领域的各种技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与这些其他域名空间和其他机会进行交互，这是一个关系问题。大家知道，互联网是基于创新的。没有理由去排除它们，或者阻止它们发展和继续，当然，我也不想去找理由。但我们确实必须考虑互联网及其未来前景，因为这些东西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与我们系统的关系以及它造成的混淆。谢谢。

马修·希尔斯：

加尔夫和各位同事们，你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对自己问题的看法。现在交回给你。也许我们也可以听听你的想法。

加尔夫·赫尔辛吉斯：

好的，我认为...好的，丝黛芬妮 (Stephanie)，我会让你先回应，但我想简单说几句，我绝对认为这是一个我们都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我们将作为公民社会的代表尽力解决。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我还想指出，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成员在地理和文化上非常多样化，因此我们比组织的许多其他部门更早遇到许多边界问题。丝黛芬妮，你想...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非常感谢。我认为我们有点失职，因为我们对战略规划工作的关注不够。我在开会前顺便去了解了一下，我保证会多关注他们的。我不确定这是否受欢迎。但我认为，正如加尔夫所说，我们已经度过了 20 周年纪念日。我们谈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谈到现在一切都

在互联网上的事实。在 ICANN，我们已经批准了人权影响评估流程。今天早上我们刚参加了 NCUC（非商业用户选区）会议，会上我们了解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敌对局势期间接管了 .UA。我不知道阿富汗也发生了这种情况，不同类型的接管。但很明显，英国现在互联网上的一切都是战略资产。这就是生活。现在接管域名是一种战争行为。这不再是我们在 ICANN 的密室里谈论的一件无聊的事情。我们理解 ICANN 无法介入这些敌对行动的地缘政治，但同时，我们又有某种责任来管理域名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利用人权影响评估来决定 ICANN 是否可以干预，我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提供给你们。因为很难想象我们会管理这件事而不关心发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难想象。我认为联合国不会很快介入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说，这对 ICANN 来说是一个糟糕的行动。我认为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但让我们考虑一下人权影响评估，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目前的情况。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抱歉，我很快讲几句，我相信我的董事会同事们也会想发表意见，因为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HRIA（人权影响评估）相关问题很重要，我认为...我不知道我们是想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广泛地讨论，但你们和我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小组中的其他人有更多了解，我正在看着艾芙丽 (Avri)，因为她确实了解很多。第 2 工作阶段建议提出...与移交、IANA 和解相对的是...我们将...社群和组织将开始考虑针对各种事情使用人权影响评估工具，即 HRIA。试点工作是，由组织，也就是 ICANN 的员工组织，委托开展一项 HRIA 试点工作，涉及的活

动范围很窄，其中之一是...我记得我们是如何运行会议职能的。它在组织内部非常注重运营，其设计目的是...这是我所记得的。它的目的是测试如果我们使用 HRIA 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家外部咨询公司并制定了一个特定的框架和测试。现在，自从我们几年前这样做以来，那是在疫情之前...抱歉，我的大脑会进入疫情前和疫情后时期，艾芙丽稍后会发表意见。然后我们...顺便说一下，社群和志愿者小组以四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相当频繁、相当定期的讨论，“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哪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我们应该使用这些框架吗？我们还没有把它放进...据我所知，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并没有集体说过，“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做，就像这样，使用 HRIA。”我们不能这样说。我只是想让董事会和那些当时不在场、没有参与其中的人知道，事情已经完成。这是以相当狭窄的方式完成的。这并不意味着是件坏事。这是一次测试，一次概念验证，也是一次概念测试。谢谢。这是你提出的一个问题，但你显然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风险问题，即整个 ICANN 面临的有关域名捕获的问题。在冲突环境中，这是你提出的更大的问题，对吗？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是的，我认为首先...HRIA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大家知道，这是 ICANN，更广大的 ICANN，可以向 NCSG 学习的事情之一。我认为是 NCSG。它可能是 NCUC，但它至少是 NCSG 的一部分，对我们正在评判的 PDP（政策制定流程）之一进行了非常棒的人权影响评估。这是 SubPro（新 gTLD 后续流程）之前的一个。其中一个 PDP。这是我们从未接受过的，我们已将其分成几块，现在正在进行 RDRS（注册数据请求服务）。我记得那部分。我现在不记得整个 PDP 的

名称了。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实际上还规划了 PDP 的人权影响评估。这是伊弗拉姆 (Ephraim) 在 NCSG 内所做的。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令人惊叹，但所付出的努力也远远超出了两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我一直在等待关于 SubPro 的工作，但要让两个人再次付出这样的努力却无法实现。因此，我认为员工实际上可以参照一个模型进行 HRIA，大家知道，也许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将某些部分自动化，也许不行，我不清楚。但实际上，有一个模型。它产生了...而且，大家知道，它在我们所有的文件夹中。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这确实是一项出色的工作，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看到它在其他 PDP 上得到复制。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我的团队非常出色，他们神奇地听到了这个问题，并给我发来了一个更...它不是关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艾芙丽。是的，我记得。你说得很对。社群制定的解释框架为人权讨论和决策提供了良好的基准。我们，也就是我的团队，向社群寻求这方面的指导。我们随时准备帮助支持和促进与此相关的任何工作。我认为这确实令人鼓舞。我认为我们听到的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回来看看这个问题。解释框架，我们在组织内部进行的试点以及艾芙丽提到的试点。我认为有很多...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了。我们可能处于一个位置，这取决于我们的集体想法，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拥有一套可以使用的好工具。但这让我们回到了更大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莎莉。谢谢大家。宏安，请快速讲一下。

钟宏安：

我想快速回应一下，我想...我想补充两点。一是我认为在董事会，我们也讨论了全球公共利益框架。艾美丽让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从现有的章程中添加一些人权考虑因素。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是，这确实很有趣。这与地缘政治和讨论的内容有关。我想强调的是，这与我们今天早上与 CSG，也就是 Commercial State of the Group 的对话非常一致。我认为，董事会绝对需要以更主动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采用被动方式。

马修·希尔斯：

谢谢宏安。我认为我们应该转到其他问题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加尔夫，现在就交给你了。

加尔夫·赫尔辛吉斯：

我们实际上要请布鲁纳 (Bruna) 提出第一个问题。有请，布鲁纳。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谢谢，大家好。我叫布鲁纳·桑托斯，是 GNSO 理事会的成员。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WSIS+20（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二十周年审查），这也是本周的主要话题之一。流程将于 2025 年完成，对于互联网治理来说，这似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因为 WSIS 和未来峰会都取得了成果，例如 GDC（全球数字契约）和 IGF 的任务更新。我们社群中的许多人，包括组织在内，似乎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会影响 ICANN 的使命，尤其是这种忽视技术社群的倾向。因此，我们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董事会对 GDC 和 WSIS+20 审核的更广泛讨论有何看法？如果有看法，你们准备如何假装并保护 ICANN 免受这些潜在影响，以及社群如何支持并补充这些工作？谢谢。

崔普缇·辛哈：

感谢你的提问。是的，WSIS+20 是重中之重，并且被广泛谈论。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回到 2003 年，2005 年批准的突尼斯议程本质上说，多利益相关方机构是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最佳机构。我们承诺进行 10 年审核，因此我们进行了 2015 年审核，重申了这一想法，下一次审核将于 2025 年进行。

因此，在不同机构中出现了一种对话暗流，也许相对于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多边主义才是出路，但就在最近，就在几周前，在京都举行了一次大型 IGF 会议，在此之前还召开了许多当地会议，有几位董事会成员出席了这些会议。贝基 (Becky) 去中国台湾参加了台湾 IGF 会议，还有宏安，两位董事会成员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受邀参加了加拿大 IGF，ICANN 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京都，包括 10 名董事会成员和 18 名员工。在 IGF 上，绝大多数人对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表示大力支持。我们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许多部门举行了大量双边会议。情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为什么我们都如此激烈地结盟？”这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中，因为有一种暗流在涌动：嘿，我们需要走向多边主义，但每个人都在唱同一首歌，说：不，这才是管理互联网治理的方式。

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吗？互联网治理是指什么？这是一种高度分层的方法。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就是 ICANN，谈论的是互联网的技术基础。大家普遍认为，除了使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模式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因此，我们离开时非常有信心地认为，这将是下次会议的结果，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现状，并假设这确实会是 2025 年的结果。

那么我们做了什么？董事会已将此作为董事会本身以及首席执行官的优先事项。因此，这已成为首席执行官 2024 财年目标中的一项。实际上，我也会让莎莉来讨论这个问题。但除此之外，我想说我们感觉很好。我认为，这个问题里面有“保护”这个词。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防御姿态。我们只需要保持一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姿态，而且我们做得很好。社群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继续做你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推动这一点，如果我们努力推动它走向多边主义，我们不要忘记，多边意味着什么？没有其他人在讨论桌上。讨论桌上有谁？只有政府。我认为这很滑稽。好的，我就讲到这里，现在交给莎莉。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崔普缇。是的，这个问题有很多要素。有很多要素，那么这是董事会的观点，是崔普缇的，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观点，如果这样，会怎么样？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崔普缇。我的想法是，内部有广泛的共识，小共识。我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加尔夫和我经常讨论，我也定期与其他 SO（支持组织）、AC（咨询委员会）主席交谈。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 ICANN 社群中，我听到了绝对一致的观点。我们必须保护模型。我们必须非常积极主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期限。半小时前，我们刚刚与 ccNSO 进行了对话。他们问了完全相同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呢？正如崔普缇所说，我向董事会建议，我们应该首次将其提升为首席执行官的目标，董事会对此非常支持。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的 GE 团队由 [温尼 (Veni)] 领导，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遵循联合国议程，参加纽约会议，遵循 IGF。所以我们了解组织内部、社群内部的内容。据我所知，昨天我们在 GAC 会议室举行地缘政治会议时，

会上座无虚席 [听不清]。当然，这就是我们在这些主题上与社群互动的方式。所以，这一切都很好。

但我们共同了解并同意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我认为这也是你所说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刻。这不像你们去的选举，这是一个日期的倒计时，一切都必须推到那个日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截止日期，并且会有投票。但我们已经知道，有一系列关键的中转站主要是由联合国推动的。还有一些人也加入了这一潮流。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希望将其作为首席执行官目标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董事会说，你们能否将其作为一个目标，是的，我们都同意，我们希望将其作为一个首席执行官目标，因为自从我担任临时首席执行官以来，社群中以及 ICANN 直接社群之外的许多人就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是否意识到，我是否认识到，我是否了解它有多大风险，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有很多声音，而且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

现在，显然那些不同意我们立场的人没有跟我讨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许应该指出，因为我们说过，有人早些时候在 ccNSO 会议上说过，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从合作、沟通（我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你们告诉我我们所知道的）共同转变为倡导，转变为实际的宣传活动。这就是第一个转变。我们需要集体行动，无论我们决定我们是谁，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转向宣传活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改变组织内部资源的组织方式，这是第一步。这就是 CEO 目标存在的原因。这使我能够组建一个跨职能的项目团队，不仅是在温尼的团队中，而且还要扩大其规模。温尼和特里莎 (Theresa)，我想让大家知道，因为这是我们已经做出的决定，温尼和特里莎将与我共同发起这一决定。当然，另一

个关键人物是我们的传播部主管莎莉·纽维·科亨 (Sally Newell Cohen)。所以我把它放进去，我们正在组建一个项目团队，我们实际上是在开会时这样做的，我们正在最终确定该项目团队。我们可能会以合同形式聘请外部人员来领导这项工作。然后我们就得说，对了，任务是什么？我们想要创建一个框架，一个简单的沟通和合作框架。到那时，我们会将它带到社群，说，这是我们认为我们共同需要做的事情。现在，请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然后，我同时说，这就是我要分配的资源，这就是 ICANN 资源将要做的事情。其他想要参与的人可以这样想，同心圆，这是组织内部，这是 ICANN 社群内部，这是技术社群内部，这是其他人，对吗？因为已经有一些人是这样了。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巴士，这就是它的样子。来坐我们的巴士吧。但我们需要一些参与规则，否则就会一团糟。因此，我们必须达成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将其列入首席执行官目标的原因，我必须与董事会合作，确保我们能够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并且我们不会过度参与，让全世界认为 ICANN 独自主导了这一问题，并将为世界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这样，我们做了足够多的工作来有效发挥作用，倡导并汇集所有意见。例如，有几个政府团体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认为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联盟方法，就像我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如果你们愿意这么想的话。但在中心，我们不需要秘书处，因为这不是一个倡导模型，而是需要一个实际的宣传团队来领导和推动。

目前，我们还需要一些外部帮助。我只是假设，如果没有不同类型的外部支持，我们就无法完成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现在正在考虑，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资源允许我们做什么。哈维尔 (Xavier) 和我正在密切合作，好吧，预算中有哪些内容，还有旦科 (Danko)，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是其中的很多细节，但我知

道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被问了很多次这个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啊，哈维尔来了，他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像变魔术一样，马上就出现了。这非常重要，作为一个社群，我们一直在明确这一点，所以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事情。真的希望这对你们有帮助。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莎莉。这个问题显然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是否有参加过 IGF 的董事会成员也愿意加入。我看到了马腾和艾芙丽。

马腾·波特曼：

是的，重要的事情已经说过了，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在这方面非常明确地发挥着领导作用。当然，这不应该让你们停下来互动。在所有这些地区 IGF 中，崔普缇提到了一些，我也参加了一些，你经常能看到 ICANN 的人，让我们用这些词来形容吧。很高兴能去那里并呆在那里。之前我们已经解释过，IGF 不仅仅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好消息是，事实上，就在昨天，在德国人组织的聚会上，崔普缇介绍了部长，她非常明确地说，“你们并不孤单。”这是事实，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的主要收获来自这个社群的创始人文顿·瑟夫 (Vint Cerf) 本人，他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小组讨论，他说“IGF 的宗旨是建立一个我们想要的互联网”，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很好，但一旦我们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就需要努力实现它，因为如果我们不努力实现它，我们最终可能会得到我们应得的互联网，而我们可能并不喜欢它。但我认为大家在这里看到了充分的承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也完全支持、非常支持我们为获得这种领导力而所做的一切。

艾芙丽·多利亚:

我想回顾一下崔普缇在 IGF 上所说的话,有这种感觉,感觉就像你总是处于...但我有幸主持了一次主要会议,讨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实上,你说的没错,大多数声音是,参加 IGF,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出现了一两种声音,他们敢于在那种环境下直言不讳,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看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为他们做什么,没有看到它为发展做出了他们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做出多边主义可以做的事情。我认为,当我们开展这项倡导活动时,应当记住这些声音,回顾并倾听这些声音,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通常是公民社会的声音,说这听起来很棒,这与我们之前在 CSG 对话中听到的类似。当你告诉我们时,听起来真的很棒,但我没有看到,我没有感受到。因此,要找到他们能看到的地方,找到他们能感受到的地方,将这些故事作为倡导内容的一部分。那里出现了声音。在 IGF 上,独自发出“支持多边主义”的声音需要勇气,但他们发出了这种声音,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谢谢。

马修·希尔斯:

宏安,请稍等。我想给丝黛芬妮一个参与的机会。我认为你也想参与进来。

丝黛芬妮·裴琳:

很抱歉我再次拿起了麦克风,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我知道参加 IGF 的政府部门可能很热心,但我敢打赌是文化和工业部门,而不是税收部门和税务机关。我认为弄清楚他们在哪里会面以及他们的想法可能很重要。当我们谈论这种成熟时,肯定会有一些问题让各国政府感到担忧。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Sebastien Ducos) 在前几天的一次会议上说,作为技术人员,我们不擅长自吹自擂。我确实认为沟通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

题。作为 ICANN，我们很自责，因为我们没有按时完成那些需要时间的事情。与政府相比。我总是这么说，政府比我们慢得多。我们最终确实会把事情做好，但我们会做出妥协。然而我们没有沟通，这有多难，因为工程师当然不会这么说，他们谈论的是，他们解决了所有问题，他们解决了一切。不，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谈谈这有多困难，让我们稍微庆祝一下我们的成功。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想提出的第二点是，如果你想开始关闭公民社会参与的大门，那就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一次会议吧，因为出于种种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去。我认为这是一件需要牢记的重要事情。如果你正在处理社会的基本支柱，也就是互联网，那么让公民社会参与进来就很重要。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趋势，在一个很多人无法前往的国家举行会议。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很多人都表示他们现在想发言，所以我必须结束了，否则我们就无法讨论 — 宏安，然后是布鲁纳，然后是里昂 (Leon)，对这个问题发表最后意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我们也需要继续前进。谢谢。

钟宏安：

我快速讲几句，我非常同意崔普缇的描述和艾芙丽的补充，但我想补充一点，正如崔普缇所说，我们认为这还没有完成。每个人都在赞扬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众所周知，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真正含义的解释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认为，作为倡导的一部分，正如斯蒂芬妮提到的，我们也需要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确切含义。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驱动方向和决策，这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莎莉的团队和董事会也非常清楚这种暗流。

马修·希尔斯:

谢谢宏安。布鲁纳。

布鲁纳·桑托斯:

简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倡导者，我喜欢关于宣传和倡导活动的方法，但这确实像是一种双层方法，因为这个社群或者说 IGF 社群有时听起来像是象牙塔，我们看待这些问题时倾向于认为它们永远不会影响到我们。有一项内部工作正在让社群相信该主题的相关性，这也值得一看，我们在 ccNSO/GNSO 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询问这将如何影响 ICANN 群体。因此，这暗示有一些内部工作要做，我想说的是，在宣传活动方面，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并尽可能地帮助传达这一信息。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鲁纳，顺便说一句，我记得很久以前，在 2005 年的 WSIS 和突尼斯议程上，技术社群就像一把大伞，伞下有许多其他参与者。有 ICC（国际网络安全会议），有一系列公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目前没有参与这个问题领域，但很可能有兴趣参与更广泛的宣传活动，正如你所建议的那样。里昂，有请。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谢谢你，马修。我想重点谈谈我们认为，或者至少我认为，社群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和加强这项工作。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都互相认识，对吧？我们知道 CC 运营商是谁，我们知道 ICANN 内部社群的商业社群是谁，等等。因此，许多政府不一定会关注互联网治理。因此，我们需要让他们了解互联网治理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并在地方层面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们知道政府各不相

同，我是说，他们无法捍卫他们不知道存在的东西，对吧？这就是我们社群可以加强工作的方面。我的意思是，ICANN 通过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合作等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可以获得的资源有限，而且他们只能利用这些资源做他们能做到的事情，对吧？因此，最终，我们的社群再次成为 ICANN 可以利用的额外工具和额外力量，与我们的地方政府联系，并尝试强化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概念，为其提供保护，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什么这很有用，以及为什么他们也应该加入并保护自己。

马修·希尔斯：

谢谢，里昂。现在我要食言了，让本杰明 (Benjamin) 就这个问题发表最后意见。

本杰明·阿金默耶伊

(BENJAMIN AKINMOYEJE)：

谢谢，我是本杰明。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上次与莎莉交谈时也重申了这一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充满热情，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做到这一点，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去各地为他们代言。其中一件事是，我们尽可能以自己的身份参加 IGF，但我们有资源，只是在激活资源方面有时间问题。我尝试让社群，让 ICANN 知道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重要工作，我们应该促进和鼓励利用一切可用资源，确保我们能够走出去，呼吁多利益相关方是最好的方式。满足预算要求的时间表之类的琐事，不应该成为拖延时间的理由。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们知道这有多重要，对我们来说，除了多利益相关方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这也是 ICANN 应该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实现的目标。谢谢。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本杰明。交回给你了，加尔夫。

加尔夫·赫尔辛吉斯:

谢谢。可持续性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将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丝黛芬妮，你想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吗？

丝黛芬妮·裴琳:

关于可持续性问题的，不一定是普遍持有的观点，但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强烈地感觉到，是时候考虑一种更细致的差旅和会议方法了。对于许多来自无法获得签证的地方的人来说，差旅很困难。自从我们进入 Zoom 地带以来，我们还没有真正使用过区域运营中心的概念。我们认为，连接主会议的区域运营中心可能会节省大量资金，减少大量碳排放，并改善各地区的网络联系。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参加主会议时，我们倾向于在我们的区域运营中心建立联系，我不否认我们仍然需要定期开会这一事实，因为正如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 在 GNSO 庆祝活动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信任才能使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发挥作用。那么，我们仍然需要召开这些大型会议，通过跨群体的会议来促进信任，但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环境，并更多地当地安排会议吗？区域外展人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正在开展宣传活动，那么可能是时候了。

莎莉·科斯特顿:

我应该开始吗？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就首席执行官的可持续性目标发表一些意见。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我在 ICANN 工作的 11 年里，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上次使用区域运营中心时，我没法告诉你们准确的日期，

但聪明人会告诉我，是我们在内罗毕举行会议的时间，那是在我加入 ICANN 之前，当地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我想是在内罗毕，哦，是的，你在点头。据我了解，因为我当时不在这里，社群迅速做出转变：“我们去内罗毕不安全。”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有些人做到了，但大多数人没有。因此，我们将召集运营中心会议，并以小组形式参加 ICANN 会议，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小组，这种想法就是你们所说的。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亲自做这件事。事实上，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这样做。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有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但我想描绘一幅图画，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更具战略性的层面上，ICANN 必须考虑其正在实施的会议策略。现在，我们参加的这三场大型会议是由社群政策决定的，你们中的一些人参与制定了社群政策，该政策制定于 2013 年，更新于 2016 年。因此，我们有一个会议战略政策，该政策是通过正常的社群政策创建的，并由组织实施。除了每年举行三次不同类型的会议之外，其中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我们在各个地区轮换举行会议。因此，我们将 ICANN 带给利益相关方。当我们多年前提出这项政策并制定政策时，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我们是否应该召开区域会议、区域 ICANN 会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讨论。在政策制定之前，会议战略工作组召开了多年会议。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在新冠疫情之后，最终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不应该取消大型会议，因为我们会解散，而且可能不会再聚在一起。基本的结论就是这样。

当然，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我们现在有永久性的混合会议。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区域举行的实际会议量有了巨大的增长，并不是说这是区域性

ICANN 会议，而是我们在各区域召开会议。我们有 DNS 论坛、技术会议、地方利益相关方会议、区域利益相关方会议。我们召开这些会议，部分原因是我们在整个疫情期间几乎一直召开这些会议，因为这能让我们聚在一起。当我们无法亲自参加 ICANN 会议时，我们甚至无法亲自参加区域性会议，我们可以在线进行区域协作，而我们确实做到了。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些新的最佳实践，尽管原因令人震惊，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些最佳实践。现在我已经重新委托（如果这个用词合适的话）我的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回顾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区域会议战略应该是什么？完整来说，我们应该召开 ICANN 区域性会议吗？我们在这一点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项工作正在准备中，目前我已经让员工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绝对会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为 ICANN 会议设立区域运营中心？我对此表示欢迎。我认为现在是重新引入它的合适时机。这是重新引入它的合适方式。不是从战术上出发，而是从大局出发，考虑我们如何在世界各地举行会议，将我们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以及为什么？

我只想说一件事。问题就在这里。希望本周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为什么每次都会遇到困难。这就是所谓的时区。因为当你拥有运营中心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 我不是说不可以，丝黛芬妮，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不想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只是为了团队的利益，因为这听起来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做，把人员安排在 ICANN 办公室并为会议提供便利呢？这是个好主意。我的意思是，绝对是个好主意。在新冠疫情期间，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审视了这一点，是否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将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能否创造一种安全的泡沫，让各区域的人们都能参与进来？而

召开面对面会议的原因，正是你所说的所有正确的原因，这是我们历史上遇到的最大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克服它、不应该再回顾这个问题，如果你正在开会，就像我们现在在汉堡一样，你在洛杉矶或新加坡设立了一个运营中心区域办公室，换句话说，在时间范围内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你要求你的社群成员在运营中心工作一整夜。你要询问，你必须亲自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饮食，并管理这个流程。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现在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但既然丝黛芬妮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会把它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的。

现在，当我们谈到可持续性问题时，我们现在有一个关于可持续性的首席执行官目标，因为它也通过那扇门回来了。你说得非常对。那么，当我们说，好吧，我们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呢？我们将在首席执行官目标中做什么，我想明确一下，因为我认为对此可能普遍存在一些困惑。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件事，这需要成为首席执行官的目标。之前这从来不是一项目标。现在将成为一项目标。现在的时机很合适。董事会完全同意这一点。

那应该是什么？嗯，这是一个更漫长的讨论。但这是为我们实施可持续性战略创建一套全面的方法。那么，目前这个目标的可交付成果是，它不是战略，而是实施战略的方法。所以这将是信息收集阶段。例如，这将作为今年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把所有事情都摆在台面上，大家知道，这有点像战略规划练习。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是什么？碳足迹。我认为人才保留之类的问题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它是由我的人力资源团队提出的。大家知道，我们未来有更多员工非常关心我们的可持续性足迹。因此，如果我们要吸引合适的人员，我们需要真正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并且在整个社群中保持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下一阶段，我们将在组织内部实施一项集中的计划，创建一个我们将为之提供资源的框

架，这一点与 WSIS 比较相似。但是，当我们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必须向所有社群团体公布。事实上，现在就有一个人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可以在本周开会讨论如何联合社群的工作吗？社群中有几个团体在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我们如何将它们联合在一起，确保工作的协调一致？但显然，组织必须为此投入一些资源和结构，否则我们就无法前进。我希望这对你们有帮助。希望我们也回答了丝黛芬妮关于运营中心的具体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抱歉，又是丝黛芬妮。你可能想到了这一点，也可能碰壁了，但我对 12 小时问题的回答是，让世界另一端的人半夜起床，让这些人自行坐飞机参加会议，不参加中间的会议，实行六小时会议轮班制。所以如果你想参加区域运营中心会议，就必须在 6:00 起床。这不会要了我们的命。这也许还会让那些必须定期在凌晨 1:00 起床参加 PDP 的人们更加感激，因为我担心我们对世界另一端的人们不够尊重。我们按照北美-欧洲的时间表运行。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们有马腾、凯茜 (Kathy) 和劳尔 (Raoul) 要发言。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快点的话，我们会尽量快速讨论另一个问题。请说。

马腾·波特曼：

好的，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因为很明显，生态对于这个世界很重要，不仅对于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很重要，而且对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事情也很重要。所以简而言之，其实就是三个方面。一是我们支持的互联网将有助于对抗这种生态威胁，并实现与此相关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类似的目标。这要以最生态的方式来完成。大家会看到，甚至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也已经开始讨论，那么这对于我们在技术上的组织方式意味着什么？[听不清] 还没有。然后是董事会、组织的运营，以及我们如何完成工作。在那里，你可以很好地衡量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带来了改变？因为我们可能认为事情会带来改变，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不能只是追赶潮流，而是要确保我们进行了衡量，从而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丝黛芬妮，你说得非常明确，非常正确。社群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自我组织，但我们有全球使命，我们需要保护全球的理解。我们如何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自下而上的社群需要能够说：“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样，这也是莎莉和她的团队正在努力的方向，以便为有关实际影响的讨论提供信息。这就是我们目前在董事会中讨论的框架。

凯茜·克莱曼

(KATHY KLEIMAN):

首先，向莎莉和崔普缇提一个问题，我知道，我已经预料到加尔夫会说什么。这些是我们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要求对它们做出书面回复，有关申请人支持的问题等等。关于时区，首先谢谢你，丝黛芬妮。谢谢你，莎莉。这方面是有先例的。几年前，有一次内罗毕会议，我们很多人无法前往参加，但我们实际上创建了一个运营中心。我认为这是一种自发组织，在华盛顿地区的一个运营中心，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彻夜不眠，中心提供了小吃、咖啡，感觉非常棒。我们打破了孤岛。我遇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人。它创造了新层次的关系，而且效果非常好。

马修·希尔斯： 谢谢凯西。劳尔，你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做最后发言。谢谢。

劳尔·普洛默

(RAOUL PLOMMER): 谢谢。是的，在对抗二氧化碳排放和燃料燃烧方面，我认为时间至关重要，而且我认为我们不想陷入持续十年的 PDP，直到我们能够真正决定做些什么。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从 ICANN 对环境产生的完全直接影响着手，也就是航班，在这方面，我们确实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有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从这一点着手，而且我相信 ICANN 能够进行极其复杂的计算和评估，以了解如何通过合同帮助实现这些环境目标，但我认为我们真的应该先从有形的东西着手。

马修·希尔斯： 劳尔，非常感谢，我必须为我糟糕的时间管理而道歉，因为我们没有回答最后两个问题。所以，凯茜，针对你的观点，我们之后会回答你的这两个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加尔夫，非常感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